

第 1 章

月光灑落在園子裡，白色燈籠隨風輕輕飄動，跳動的燭火令人發毛，更別說從前廳傳出來斷斷續續的啜泣聲，在風中蔓延開來，為這偌大的宅子更增添幾分淒涼。將軍府的大堂擺了一個棺木，周遭掛滿了白幡，香案前頭擺了一個盆子，幾個丫鬟不斷化著金紙，偶爾還得哭上幾聲，顯示哀思。

至於將軍府裡的主子們，除了剛進門就守寡的少夫人還癡癡傻傻的在偏間裡守著，老夫人和小少爺早就讓人勸著去歇息了，幾個丫鬟若不是得連夜把一大捆的金紙都給化了，只怕也早就待不住。

將軍府的擎天柱就這麼垮了，老夫人帶著小少爺撐不撐得起一整座府邸還不知道，更別提還有其他族人打算伸手奪走這些產業。

誰讓府裡現在老的老、小的小，就是少夫人也是一副看起來不中用的樣子。

許櫻兒表情有些呆滯的聽著那幾個丫鬟邊做事，邊小聲地說著府裡以後可能的情況，她眼眸卻閃過精明的光芒。

她雖然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來到這裡的，但是她心裡清楚，這個身體不是她原來的的身體，畢竟在深谷爆破場景出了差錯的瞬間，她就沒有存活的可能了。

不說最後記憶裡那烈火席捲全身的燒灼劇痛，光看那些簡單的防護措施，肯定是攔不住大爆炸的衝擊，注定了她就算僥倖沒有葬身火海，也得摔死在懸崖之下。經歷這麼大的變故，如今即使穿到了古代、即使一個大大的棺材就杵在她前頭，她也覺得沒有什麼接受不了的了，也幸好她不只承接了原主的一些記憶，她在現代的一身力氣和身手似乎也帶了過來。

她身為武術指導，偶爾還會當當演員的特技替身，武術底子不差，她知道自己不像看起來那般孱弱。

不過與其擔心身體，她現在更該擔心的是怎麼在這個時空好好的活下去。

雖說昨兒個才穿越過來，但是一來就碰上沒什麼印象的丈夫的喪事，接著又像個提線人偶一樣隨著人跪拜，一整天下來，除了更摸清楚這府裡的一些人以外，也更清楚她現在這個身分的處境有多艱難。

一個剛嫁過來的新媳婦，上有一個老奶奶，下有一個小叔子，外頭還有一些隨時準備撈好處的親戚，以及許多族中長輩打算強佔府裡的產業，目前雖然還沒有人注意到她這個新出爐的未亡人，但是等大家的爭奪告一段落後，她的去向就很值得憂心了。

畢竟這個時代的新寡婦人只有三個下場，一是送回娘家，那也等於兩家幾乎要斷了親；二是長伴青燈古佛；三則是死守著婆家，生死由人。

至於再嫁，普通老百姓也許勉強還行，但是她嘛，還是別作夢了。

許櫻兒正想著以後的出路，外頭突然傳來一些聲音，她猛地抬起頭，眼裡閃過一絲銳光，屏氣凝神，細細聽著那讓她覺得不大對勁的聲音。

有很多人！還是那種穿著軍甲的兵士！

以腳步聲的音量和力道聽來，絕對不是普通夜裡巡邏的官兵，再加上中間一聲急促短暫的喊叫聲，讓她忍不住站了起來。

許櫻兒跟過不少古裝大戲的劇組，對於這樣的場景最是敏感。

她管不了所有人，也沒有那麼善良可以為了拯救所有人把自己賠上去，腦子裡快速轉過幾個想法後，她還是決定先往內院去再說。

別的人不說，起碼這個身子的祖母還有小叔子得先救出來！

這個世道，並沒有給予女子太多的權利，就算今天她僥倖逃得了這一關，孤身女子在外多有不便不說，即使想回娘家，原主的娘家看起來也不是能夠依靠的，要不然不會到現在喪事都已經辦了三、四日了，卻連半個人也沒來問過一句。

揮開那些無用的想法，許櫻兒加快腳步，她知道時間已經不多了，因為那些士兵已經抵達前廳，很快就會包圍這棟宅子。

心怦怦直跳，許櫻兒整個人被難以言喻的緊張感籠罩，不過沒多久，她的心緒漸漸冷靜下來。

現在，她只要想著要好好活下去就夠了！

胡老夫人中年喪子，老年喪孫，即使這些日子以來已經心力交瘁，但是每每躺到床上，她怎麼樣也無法睡得深，此時也是，當屋子裡一有了動靜，她馬上就警醒的睜開雙眼，起身看向剛進入寢房的人。

當她看見來人是那個幾乎沒有存在感的孫媳婦時，她的臉不自覺拉了下來。「靖兒媳婦，妳有什麼急事非得要在三更半夜的往我這兒跑？」

「老夫人，事情緊急，先起身換身衣服，並收拾一些必要的東西吧。」許櫻兒說著又往外頭看了一眼，皺了皺眉，語氣益發急迫了。

胡老夫人正要斥喝她一聲胡鬧，外頭傳來的騷動聲卻讓她說的話硬生生卡在喉嚨裡。

許櫻兒不曉得這位老夫人到底是怎麼個想法，她靜靜地站在原地，表情看不出急切，然而隨著動靜越來越大，她忍不住輕抿了抿唇。

如果到時候真的不行，就把老夫人打暈了帶走？不！扛著一個人太浪費力氣了，還是乾脆亮刀子比較快？

許櫻兒的預備方案都還沒實際執行，經過許多大風大浪的胡老夫人神色一沉，眸光露出幾分了然，隨即她搖醒了在身旁還睡得迷迷糊糊的小孫子，將他抱給許櫻兒，嚴肅的道：「靖兒媳婦，妳帶著惠兒先走吧，我這個老的就不要拖累你們了。」許櫻兒有些意外的接過了小叔子，又見老夫人一臉鎮定，像是早已預料到會有這一齣，不禁微皺起眉頭。

老夫人看著這個穿著素衣、柔弱得像是風一吹就會倒的孫媳婦，看出了她眼底的疑惑，慘澹的微微一笑。

她活了數十年，經歷了兩朝，見的事情多了，對於今晚這一場變故，她是有些意外，但也不至於沒想過，且對她來說，更多的是心寒，那些人連好好為大孫子送終的時日都不願意給。

打從大孫子戰死沙場的消息傳了回來，她就有著不好的預感了。

大孫子是她一手拉拔調教的，她最是明白，他向來沉穩、有謀略，絕對不可能像戰報上寫的，私自冒進敵營，又不懂窮寇莫追之理，追殺敵人，以致於中了埋伏身死。

要說別人會去追窮寇，只為建功立業，那她是信的，但同樣的事若是放在她的靖兒身上，她是絕對不相信。

打從那時候開始，每天一入夜，她就屏退所有下人，小孫子也抱到她屋子裡頭睡，怕的就是今夜這樣的變故。

事情來得太快，她有自知之明，她一個老太婆，總是個拖累，與其把小孫子的命也搭上，還不如賭一把，把胡家最後一條命脈賭在這個新進門就守寡的孫媳婦兒身上。

她向來不怎麼喜歡這個孫媳婦兒，如果不是出了那等事，就是說破了天，她也不會讓一個吏部四品官員的庶女進門，不僅從那寒酸的嫁妝可以看出她的不受重視，入門後那畏畏縮縮的模樣也讓她瞧不上眼。

只是沒想到，到了緊要關頭，她卻是當機立斷的跑來她這裡報信，就憑這一點，她也高看她一眼。

許櫻兒看得出來老夫人視死如歸，也看得出來老夫人是打算賭上一把，把懷裡的這個小叔子當託孤一樣託付給她，但她來找他們的本意可不是如此。

如果原主的丈夫惹了會讓人半夜殺上門的麻煩，那麼對記憶不怎麼完全的她來說，沒有可以信任又明確知道在這世道如何存活的人跟著，她就算有十八般武藝，也保不了自己和懷中這個孩子的小命。

對這個世界的無知，就是她現在最大的弱點。

「老夫人，我也不說廢話，如果就我們兩個逃了出去，我一個普通閨閣女流，外頭究竟是怎麼樣我也不懂，該如何生存？就算想找人依靠，也不知道什麼人可以相信，說不得到了最後還是脫離不了一個死字，老夫人就算是為了小叔子，也不該就這麼輕易放棄。」

外頭越來越嘈雜混亂的聲響讓她沒有辦法多加解釋，只能期望老夫人趕緊想通，快點把東西收拾好跟她一起走。

胡老夫人直直地盯著她的雙眼，再往下對上小孫子那茫然中帶著害怕的可憐眼神，又想起死得不明不白的大孫子，她心中一動，原本早已丟失的那一點銳氣，慢慢再次充盈心中。

是啊，她就想著讓孫媳婦兒照料著小孫兒，卻沒想過自己都還沒弄清到底是得罪了哪方大神，就讓這一弱一小出逃，敵暗我明之下，說不得不過幾日又得招了賊人算計。

想通之後，她也不拖拉，連忙起身換了衣裳，又給小孫子罩上一件披風，快手快腳地收拾了些金銀細軟，領頭往後方的院門走去。

她這個院子留了一扇早年開的小門，出去之後緊鄰著一道臭氣沖天的水溝，這些年就是下人也不往這兒走了，沒想到此時卻成了他們保命的機會。

「如果追兵真追了上來，妳就別管我這老太婆，只管帶著惠兒逃命，天下之大，

找個偏僻的地方待著，好好養著惠兒長大……再讓他替胡家討個公道！」胡老夫人手中只提了一盞小燈籠，影影綽綽的只能看見腳下，她的聲音從黑暗中傳來，蒼老的聲音帶著凜然的決絕。

許櫻兒沒回話，緊緊的抱著小叔子，一路往前奔走。

三人才剛走近小門，許櫻兒停下了腳步，皺著眉頭聽著外頭明顯的腳步聲。

胡老夫人也皺起了眉頭，她沒想到外頭的人防得那麼嚴密，連這種地方都派了人守著。

「靖兒媳婦，等等我來攔住外頭的人，妳……」她是沒什麼能耐，不過靠著一死來攔住幾個人還是可以的。

許櫻兒沒回答，把小叔子給老夫人抱著，然後將放在門邊的掃帚一拉一拽，抽出了一根細長的竹棍來，淡淡的道：「我就是再沒用，也沒有讓一個老人家衝在前頭的道理。」

她粉色的唇輕抵，眼裡閃過一絲銳利寒光，將裙襬往上拉，打了個結固定，手碰上門板後，深吸了口氣，下一瞬她快速舉腳，將門用力踹開。

不是生就是死！她不知道走了什麼狗屎運能夠重活一遭，可沒打算這麼快又丟了小命。

她眼裡掠過寒光，看著外頭只站了五個穿著普通護甲的兵士，手裡的竹棍乾淨俐落的直接敲上離她最近一人的頸項，隨即挽了一個劍花，背身，踹倒一個，棍身隨之敲上那人的臉。

電光石火間，她已經解決了兩個人，在其他三人剛反應過來之際，竹棍已經直接對準第三人的面門而去，再撂倒了一個。

她來自和平世界，平常根本沒有動手的機會，所以看起來招招狠辣，但都只是把人打到失去行動能力就收手。

當然，這也是她考慮過古代的宅子前後距離遠，這裡又太過偏僻，就是這些人發出慘叫，前頭的人聽到的機會也不大的關係，否則雖然她沒有真正傷害過什麼人，她也不會心慈手軟，畢竟現在這些人是想要她的命。

不是有一句話這麼說的嗎，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

五個大男人對上一個看起來弱不禁風的閨閣女子，如果不是一開始就失了先機，又加上輕敵，也不會這麼容易就被解決了三個，剩下的兩個人很快地就提起了精神，拿著刀子圍了上去。

上頭的人說了，能夠活捉就活捉，不過不重要的一些下人奴婢，死了也就死了。

胡老夫人聽著外頭打鬥的聲音，心急如焚，但最終還是忍住了沒有探頭去看。

事已至此，若孫媳婦真出了什麼事兒，她只能說是胡家對不起她了。

外頭的聲響並沒有持續太久，不一會兒胡老夫人就聽到腳步聲往門內走，她錯愕的瞪大眼，看著站在眼前的女子，連隻雞都殺不死的孫媳婦，居然有辦法以一己力對付幾個大漢？

許櫻兒看出老夫人眼裡的驚愕，但是她聽到又有眾多腳步聲往這裡逼近，她沒有時間去想該怎麼解釋，且她體力不及那些士兵，如果不是靠出奇制勝先解決掉兩

個，現在她可能也沒辦法站著了。

「老夫人，我們快走吧。」

胡老夫人神情複雜，還帶著一抹探究，但她並沒有多問，點點頭，緊抱著小孫子，一腳深一腳淺的跟著孫媳婦快速離去。

明月雖被黑雲遮掩，但是伴著點點星辰和一身素衣的孫媳婦，胡老夫人的心中逐漸湧現了希望。

天不亡我胡家啊！

隔天，京城裡最大的消息就是驍勇大將軍胡靖惟因通敵被抄了家，前一天夜裡宅子還不小心走了水，能夠逃出來的人寥寥可數，且僥倖生還的人都還沒來得及慶幸自己逃過一劫，便被兵馬司的人給帶走審問。

僅僅一個晚上，原本高高在上的胡家，一下子像是摔進了塵埃裡，焦黑的門楹和散落的白幡金紙，偌大的氣派府邸頓時變得荒涼，不少相熟的人家就是沒親眼瞧見那樣的慘況，光只是聽人轉述，也不免一陣歎吁。

不過京城裡的官員上上下下起伏的多了，大多數人只把這事兒當成一陣風，過了就過了，並未放在心上，過沒幾天，除了還有兩個小兵守在屋子外頭，似乎所有人都忘了這棟宅子曾有的繁華，也不再提起最年輕、最勇猛的將軍的任何事。

也沒有人注意到，一個纖瘦婦人穿著一身灰色棉布衣，拎著菜籃子，不動聲色的在將軍府外頭繞了一圈，選定某面牆頭翻進了屋裡，接著又在不驚動任何人的情況下，若無其事的翻了出來，手裡的菜籃子似乎變得沉甸甸的，且她繞了幾個彎之後，便消失無蹤。

就在那婦人離開之後，一群穿著粗布衣裳的男人，包下了將軍府斜對面不遠處酒樓的廂房，臉色陰沉的看著已經有大半燒成焦黑的將軍府邸，其中一個留著落腮鬍、身形格外魁梧的男人，表情更是陰沉得好似要凝成冰。

「頭兒，現在可怎麼才好？」一個臉上掛著傷的男人粗聲粗氣的問道。

此話一出，所有人全都看向魁梧的男人，他們的眼神滿是信任和尊敬。

被喊做頭兒的男人相信，只要他一聲令下，說不定這些人連闖兵馬司劫人都能做到，不過他千辛萬苦才從那樣險境中帶著弟兄們逃出來，可不會白白送死。

或許是因為早打聽到祖母和幼弟不在那些屍首裡，否則他是否還能夠這麼冷靜，他自己也不知道。

「先找個地方安頓下來，京城裡的水我們還沒摸清，只能先以靜制動。」他不疾不徐地說出思考許久的決定。

一個瘦得幾乎撐不起衣裳的男人激動的道：「將軍，我等不了了，光想到那些王八羔子是怎麼害了其他弟兄，我就……」他哽咽得說不下去。

其他人也不禁紅了眼，或許是慶幸活下來的自己，也或許是為那些再也無法一同歡笑的同伴悲傷。

胡靖惟手裡扣著刻著胡字的令牌，定定的看著所有人，用壓抑而低沉的嗓音一字

一字的反問道：「你們以為只有你們會難過嗎？他們也是我的手下，我的心痛不會少於你們任何一個！但是——就算要報仇、要為那些無辜受死的兄弟們討公道，我們也絕對不能輕舉妄動！」

所有人都紅著眼望著他，心頭一緊。

胡靖惟望著半焦黑的將軍府，冷笑道：「那一條條的人命，我胡靖惟都記在心裡，我不是不報仇，而是要你們仔細瞧瞧，到底還有哪些王八羔子在這件事情上沾了手……我今天把話擱在這裡，這仇我們得好好算算，到時候不管那些人是誰，我一個都不會放過！」

幾個男人被他說得熱血沸騰又出奇的冷靜，一個個站了起身，再也不質疑他的決定。

胡靖惟看他們的情緒都冷靜了下來，又吩咐一些接下來該做的事情，不過一會兒，廂房裡就只剩下他一個人。

他剛剛說得自信，但是心裡也明白，這仇若是要報得徹底，雖比不上登天那般困難，卻也差不了多少。

不管是設下陷阱讓他們追擊受伏的軍中勢力，再加上一開始就在冬衣上做文章的京中勢力，到不過幾日就急著上奏抄家的人，能夠在邊關和京中消息互通得如此迅速，招招都是不留後手的狠辣，他就知道若沒有一定的勝算就出手，到時候別說扳倒那幕後黑手復仇，說不得他們一夥人全都得折進去。

心煩意亂的把進京前後的一些事情順了順，他忽然意識到不對勁，祖母老邁，幼弟又太過年幼，據說那日抄家又是大半夜的，出動了不少人包圍了整座將軍府，那他們又是怎麼逃出去的？

將軍府的人不多，他上上下下想了許多可能的人後，又皺著眉一個個刪去，直到他將注意力放在一個他差點就遺忘的人身上——那個他才過了洞房花燭夜就拋下的小妻子。

會是她嗎？她能夠帶著一老一幼逃過眾多士兵的包圍？

胡靖惟努力回想小妻子有什麼過人之處，卻半點也想不到，不由得感到懊惱，或許是接觸的時間太短，她留給他的印象，除了蒼白的臉上那紅得有些不正常的唇色外，就是那纖細的身子，似乎只要他多用一點力氣，就能把她給折斷似的……還有那嗚嗚咽咽、像小貓的哭泣聲，在他離開後的頭幾個晚上，偶爾還是會不經意的想起。

只是到了後來，經過了許多事，這微不足道的回憶就這麼沉了下去，到了現在，她的臉也只剩下一個模糊的影子，幾乎想不起來了。

他煩躁的抿緊了唇，覺得自己大約是瘋了，要不然怎麼會覺得那個看起來柔弱得像朵白花的女子，能夠帶著一老一少逃出去，只是……若是真的呢？他們現在又會在哪裡？

京城裡什麼最多？

在走街串巷了好些天後，許櫻兒可以非常負責任又拍胸脯的保證——找工作的人最多。

打那一晚逃出來後，她帶著一老一少實在太過明顯，於是她半夜拍了客棧的門，打算投宿一夜再想辦法，怎料才剛躺下沒多久，聽著外頭有了動靜，她馬上又抱著小的、帶著老的往城門處趕，連著兩天在不同的廟裡借宿後，第三日她包了輛驢車，不慌不忙的混在人群裡進了城。

感謝她最後拍的那部戲有不少權謀心計的劇情，讓她不太擅長想計謀的腦子還能夠想出這個聲東擊西的好法子來。

一開始她還怕自己這招數太過老套或者不切實際，特地請教過老夫人，沒想到老夫人聽了，居然也覺得好，還用讚賞的眼神看著她，讓她很羞恥。

進了城，許櫻兒用手邊的銀兩租了鬧市裡一間小院子當住處，接著發現她回將軍府拿來的房契和地契派不上什麼用場後，她身為唯一能夠工作的成年人，不得不認真思考要怎麼賺錢來維持生計。

雖說大隱隱於市，但既然要隱於市，就不能跟別人不太一樣，尤其他們落腳的宅子前後左右都是做生意或是替人幹活的人家，他們一家三口若是沒人出去做活，要想不引人注意都難，所以她認真找工作去了。

只是找工作有多難，不管現代、古代都一樣，要找細活，她實在不行，要找粗活，那些大嬸大媽個個都厲害，也輪不到她，更不用說她個人對扛貨這種不需技術的工作雖然很有自信，但是在一堆大冬天還穿著短打的男人堆中，她光是站著都會受到注目，哪還有辦法接活。

忙了幾天，中間還抽了個空回將軍府去看看情況，順便又翻出一些老夫人藏得隱祕的小件金銀，這一日，她一邊和老夫人清點著三人所有的身家財產，一邊仔細和老夫人討論接下來的路。

「我想過了，在城裡，我一個年輕女人想要找些活計不容易，我瞧著這院子前頭可以擺攤位，要不就乾脆做點小生意。」許櫻兒點了點桌上的金銀，試探的問道。其實這主意她前幾日就想到了，會到現在才認真問出口，是因為她之前不過才試探了一下，老夫人就一臉不贊同。

胡老夫人聽孫媳婦又提起這事兒，表情雖看似不在意，但眸光卻相當堅定，忍不住嘆了口氣。「妳一個女人家去接點繡活兒回來豈不是更好，又何必拋頭露面？那些都是小老百姓家的婦人不得已才這樣做的，妳……」

許櫻兒受不了的打斷道：「婆婆，咱們現在連外頭到底是怎麼回事也不明白，若只是為了要賺些金銀，咱們手上這些金銀也不怎麼缺，我又何必多費這些功夫？我不過是想著，若想要打聽些事情，女子身分本就不容易，若只接了繡活回來做，豈不是耳目更不靈通了？老夫人，這仇……又得拖到什麼時候才能得報？」

為了掩人耳目，許櫻兒才會以婆婆稱呼老夫人，她平日裡就這麼喚著，免得到了外頭臨時又改不了口，只是剛剛說得急切，她忍不住把舊有的稱呼給喚了出來。胡老夫人怎麼會不清楚，只是她這些日子冷眼看著，總覺得這個孫媳婦不知道是因為遭了這般大的變故還是本來就是這樣的性子，整個人看起來有主意多了，也

讓她心裡有些拿不准該怎麼對她。

她一個過了半百的老人，帶著幼孫也不知道還能夠撐上幾年，直白點說，以後惠兒就得靠著這個嫂子過日子，如果可以，她不想放著她在外頭行走，要不一個還年輕貌美的婦人，說不得哪日就對外頭的花花世界動了心，丟下他們這一老一小，她死了也就罷了，惠兒可是胡家最後的根苗了……

胡老夫人想了又想，最後還是敷衍的道：「再讓我想想吧，我們現在手上還有些餘錢，等過一陣子再說吧。」

許櫻兒無法完全摸透老夫人心裡的想法，不過大約可以猜到老夫人不想讓她拋頭露面，大概是怕她這張臉招禍，或是出去招蜂引蝶。

只是……她暗自苦笑兩聲，她現在就算有心想改嫁，身子也不允許啊，本來還想著是不是等有空了去醫館把個脈，確定一下，但是如今看來，只能先說了。

「老夫人，可不能再等了，我好像有身子了。」

胡老夫人震驚的猛地站了起來，欣喜若狂，她還沒來得及多問，突然聽見一陣猛烈的敲門聲和男人粗獷的喊聲——

「開門！開門！收稅了！」

第2章

許櫻兒皺起了眉頭，才剛安頓下來沒幾天，怎麼找麻煩的就上門來了？不過她又想了想，他們三人雖是生面孔，但是京城來往的人多得是，就是要盤查，一時也不會往城裡查，畢竟誰能想到好不容易逃出生天的三個人，會這麼大膽地又回到京城的鬧區裡住了下來。

排除是官兵上門抓人的可能性，她的心安定許多，安撫老夫人道：「婆婆，您先回房去吧，我去應門就好，興許不是什麼大事。」

胡老夫人點了點頭，但又想到了什麼，憂慮的看了她的肚子一眼。「可妳的身子……」

「沒事。」許櫻兒馬上回道：「這些日子這樣折騰不也都沒事嗎？我自己的身體我自己注意著呢！」

胡老夫人想想也是，這才先回到房裡，不過她仍仔細留心著外頭的動靜。

至於胡致惠，他本來就在練習寫字，見祖母進來也只是望了一眼，然後又繼續提筆練字，完全不受影響。

許櫻兒深呼吸了一口氣，這才走到大門前，輕輕推開一道縫，朗聲問道：「誰啊？收什麼稅啊？」

來人顯然沒什麼耐性，還沒開口回話便硬是推開大門。

許櫻兒看著站在外頭的三個男人，看起來都不是什麼好人，尤其最左邊那個身材矮壯的男人，望著她的淫邪目光，讓她心裡一陣噁心，但也更確定他們並不是官兵。

上回能夠撂倒那五個人真的是夠幸運，若這次宅子又被官兵包圍，她可沒把握還能夠帶著人順利逃跑。

打頭的男人沒耐性的道：「還能夠收什麼稅？妳不知道住在東市得繳稅嗎？擺攤

要收攤稅，做生意要交商稅，這規矩人人都知道，妳也別說我訛妳，妳去街頭巷尾的打聽打聽，是不是人人都交了稅！」

許櫻兒在心中冷笑一聲，收保護費還真是亙古長存的職業啊。

她是對三人感到不屑，卻也沒忘她現在的形象是一個柔弱的小寡婦，屋外又有不少鄰居好奇的探看，她總不好直接出手，只好放輕嗓音，有些委屈的抗議道：「我又沒擺攤子……」

「妳沒聽清我剛剛說的話嗎，住在這兒就得繳稅！」領頭男人沒好氣地回道：「光是住在這兒，一個月就得繳五文錢，要是擺攤做生意，要繳多少稅，就看咱兄弟的心情，不過至少得收三十文錢。」

其實這樣的稅金不算太多，但要是就這麼乾脆的交了，以後肯定麻煩不斷，若不交，現成的麻煩肯定也免不了，許櫻兒在心裡盤算了一下，一拿定主意，馬上露出遲疑的表情。「這……就不能通融點嗎？這位大哥，我一個寡婦，家裡又有兩個拖累，才剛租了這間屋子，以後生計還不知道怎麼過呢，您這稅錢上是不是能少……」

她話還沒說完，胖子就忍不住插嘴，「沒錢？沒錢可以用身子抵嘛！瞧瞧妳這小身段，那小腰細的……嘖嘖！讓咱們哥兒幾個疼惜疼惜幾次，這什麼稅的還不就是嘴一抹的事兒。」

抹你個大頭鬼！許櫻兒強忍住給三個男人一人一拳的衝動，強扯著笑道：「各位大哥，我突然想起我這兒剛好有五文錢……」

領頭的男人冷哼了聲，「行了行了，有錢就趕緊拿出來，別浪費老子時間！」

她馬上從腰帶裡拿出五文錢，交給了對方。

那胖子倒是不怎麼高興，嘟囔道：「才五文錢，還不如要這小寡婦陪一晚呢！」

領頭的男人敲了胖子一記，粗聲粗氣的道：「寡婦晦氣，還比不上五文錢呢！」

晦氣？！許櫻兒不用照鏡子也知道自己的額頭肯定冒出青筋了，怎麼辦，她現在除了想揍那個胖子，這個沒長眼的她也想好好教訓一下。

只不過這個念頭也就是在腦子裡一閃而過，她知道現在最不能做的就是引人注目，不過如果哪天月黑風高，偷偷來個蓋布袋之類的應該可以吧。

三個男人收了錢，又去敲下一戶人家的門。

「開——」

領頭的那人話都還沒喊完，大門已經被打開來，三個男人一看清對方的模樣，都忍不住倒抽了口氣。

魁梧的男人幾乎把整個門都擋得嚴嚴實實的，落腮鬍幾乎將他的半張臉都擋住了，一雙冷得如臘月霜雪的眼眸靜靜地掃過三人，嗓音彷彿沙礫磨過般沙啞粗嘎，「做什麼？」

領頭的男人剛剛有多囂張，現在就有多可笑，他那兩個小跟班就更上不了檯面了，剛剛用言語輕薄許櫻兒的胖子，甚至很孬的退到了最後面。

其他人家早在這個男人出來的瞬間，砰砰砰的便把門窗全都關妥，倒是許櫻兒一點都不怕，這個男人這麼囂張的出場，確實吸引了她的注意，只是她的重點不在

他的臉和他的聲音，而是他的一一大肌肌！

在現代，肌肉猛男就是她的菜，畢竟她力氣大，又是武術指導，文弱奶油小生她實在看不上眼，可是穿越到古代後，她頂多只看到幾個壯男，卻沒看到半個可以構得上肌肉猛男的，如今好不容易出現一個，她不好好欣賞一番，豈不是太對不起自己了？

瞧瞧那贗起的胸肌，還有那精壯的手臂肌肉，再往下看，那貼合衣裳的大腿肌肉……嘖嘖，她覺得都可以聽到自己嚥口水的聲音了。

「咕嚕！」

吞嚥口水的聲音響亮的在耳邊響起，許櫻兒一時間還疑惑自己是不是真這麼好色，但後來看到領頭男子的喉結滾動，她才意識到原來是他發出來的聲音。

「你……新來的，收、收稅了……我們的規矩是五文錢……擺攤三十文……」

「擺攤三十文？」

落腮鬍男人眉頭一皺，所有人都覺得周遭瞬間冷了幾分，那個明顯的吞口水聲又響起了，不只領頭的男人，後面兩個小弟也都不由自主的退了好幾步。

許櫻兒馬上親眼見證了什麼叫做欺善怕惡，更過分的是，剛剛嫌棄她這個寡婦比不上五文錢的男人，居然直接降價了——

「要不……只收一文？」

她幾乎要衝出去抓著他的領子猛搖，好好問問他，大哥，你剛剛討錢時的氣勢呢？怎麼遇見一個猛男就軟了啊！

「一文？」落腮鬍男人的眉頭皺得更緊了，像是很不滿意這個數字。

「大哥……這是規矩，這街上都要……」

許櫻兒發誓，落腮鬍男人接下來說的話，絕對是她穿越以來聽過最囂張的一句了——

「規矩？我就是新規矩。」

落腮鬍男人把門打得更開一些，露出站在他身後同樣肌肉贗張的四個壯漢，每個人的眼神都冷颼颼的，看起來似乎只要一伸手就能捏死這些敢在他們家門口談規矩的傢伙。

收保護費的那三人到底是什麼時候離開的，許櫻兒已經沒有心思注意了，她的眼中全是崇拜的小星星光芒。

天啊！這渾身散發著強烈男性氣息的男人，讓她一個小寡婦的心也忍不住怦怦直跳。

胡靖惟終於感覺到從一旁射過來的灼熱目光，他側過身，不客氣的直直望去，就見一名身材嬌小、穿著一身素服的女人忽地臉色一白，砰的一聲直接關了門，像是受驚的小羔羊。

他神色複雜的站在那兒看著隔壁被關上的門板許久，這才轉身進屋。

不知過了多久，許櫻兒又悄悄的打開門，臉色蒼白，有點無力的扶著門板，懊惱的道：「噢……可惡的孕吐……還我眼睛吃冰淇淋的機會啊！」

許櫻兒根本不需要主動去打聽那個落腮鬍男人究竟是什麼來歷，住在附近的大娘小媳婦兒們早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聽來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傳到她耳裡。

據說新來的落腮鬍男人是退伍的老兵，因為受了傷無法再上戰場，才回城裡擺攤做生意。

那男人渾身煞氣擋也擋不住，每天宅子裡都會傳出殺豬的淒厲叫聲，還有，從後門那兒流出來的一灘灘血水，要不是知道這戶人家做的是殺豬的生意，早就被人以為發生血案，告上衙門了。

不過就算如此，每天聽著豬隻死亡前的哀號……不說現代人許櫻兒不適應，就算是本地人也快要抓狂了，畢竟沒有人希望每天早上是被豬隻的驚聲尖叫嚇醒的。只是大家心裡雖然有抱怨，但是一走到胡屠戶的家門前，想到他那明顯看起來不好惹的樣子，讓本來想抗議的大媽大嬸又打了退堂鼓。

這樣的日子偶爾一天、兩天的還能忍受，可是每天都是如此，哪吃得消啊！這一整條街的人眼下總拖著兩道陰影。

婆婆媽媽們互相交流完消息後，例行性的一嘆，「唉，這日子可怎麼過啊？」許櫻兒也忍不住跟著一嘆，「可不是嗎……」她的話音都還沒完全落下，就見大媽大嬸用期待的目光緊盯著她，讓她頓時有種不好的預感。「怎、怎麼了，你們怎麼全都這樣看著我？」

「這不是新搬來的李家媳婦兒嗎？妳也覺得胡屠戶家的殺豬聲讓人受不住吧？唉，我家小孫子天天聽那聲音，連飯都快吃不下了，妳瞧瞧，這些日子這孩子瘦了至少十斤了，真是可憐……」住在斜對面、家裡擺了雜貨攤子的董大娘，拉著正好經過她身邊的孫子，唱作俱佳的說道。

為了隱藏身分，謊稱自己夫家姓李的許櫻兒乾乾一笑，微低下頭，並未接話，恰巧符合她現在的形象，嬌弱又靦腆的小寡婦一枚，但其實她真的很懷疑董大娘的視力是不是有問題，她那有著厚厚雙下巴的孫子，到底哪裡消瘦了？

董大娘雖然不太滿意許櫻兒沒有說幾句話附和，但她沒說完的話還是得說，於是她突然拉住了許櫻兒的手，語重心長地道：「李家媳婦兒，妳就住在胡屠戶的隔壁，想必每天聽那聲響也快受不了了吧？況且妳婆婆年紀也大了，妳就是不為自個兒想，也得為妳婆婆想想，人老了，哪能沒個好覺睡啊！」

「呃……我……」

許櫻兒尷尬的望著左右，發現其他婦人們都沒有幫她說話的意思，她正想開口自救，馬上又被董大娘搶白——

「行了，大家都是老鄰居了，我也不跟妳見外，妳就去跟胡屠戶好好地說一聲，問問能不能到別處殺豬去，其他的我們都好說，以後也一定會多多照料他家的生意。」

許櫻兒欲哭無淚的看著一群娘子軍們滿懷希望的視線，心裡忍不住大聲哀號，她只是出來打個醬油，順道探聽點消息而已，一點都不想接這種「重責大任」啊！最後，許櫻兒在一群婆婆媽媽「強迫」的眼神下，磨磨蹭蹭的走向胡屠戶家，她

越是靠近，揮之不去的血腥氣味就越發濃烈，陣陣噁心感也不斷湧上喉頭，她憋得臉色發白，額上滲出薄汗，好不容易敲了門，等到落腮鬍男人開門的瞬間，她再也忍不住了，低頭一嘔，毫不客氣的吐在人家門口。

「嘔……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啊！她心頭的悲愴難以言喻，偏偏那股血腥味不斷竄進鼻間，即使她很想好好解釋，無奈還是吐得死去活來，連一句話都說不清楚。

早知道出門買個醬油會有如今這樣的場面，打死她都不會挑今天出門。

忽地，一股有點像清涼油的味道拯救了她，她抬頭一看，落腮鬍男人不知道從哪裡拿了一條帕子出來，那條帕子上有著淡淡的清涼油味道，她下意識接過了帕子，連忙捂著鼻子，猛吸了口氣，除了嘴裡還殘留著嘔吐後的酸味，讓她不怎麼舒服，鼻子裡微微的清涼感終於讓她胸口處的憋悶舒緩了不少。

胡靖惟嗓音沙啞的問：「找我做什麼？」

許櫻兒的身子輕輕抖了抖，雖然別人沒瞧見，但是胡靖惟眉一挑，很明顯是注意到了。

到底是她的膽子太小，還是他現在這個模樣真的就那麼嚇人？

她哭喪著臉，有些恨自己在現代的那些壞習慣全都帶過來了，例如聽到喜歡的嗓音，就覺得身體特別敏感，不只耳朵有種快要懷孕的感覺，就連手臂都起了雞皮疙瘩。

許櫻兒退了幾步，怕自己一開口，嘴裡散發不好的氣味讓彼此都尷尬，卻沒看到胡靖惟因此皺了皺眉頭。

她這一退後，才注意到自己造成了多嚴重的「慘況」，他家門前的臺階上幾乎都是穢物不說，幾滴殘渣還落在他的鞋面上。

她尷尬地望著他，囁嚅了半晌，才擠出話來，「這位大哥……以後可以別在早上殺豬了嗎？」

落腮鬍男人雙手抱胸，挑著一邊眉頭瞅著她。

許櫻兒察覺自己似乎說得太直接了，連忙改口，「我……我是覺得……早上殺豬，那叫聲似乎有點擾人清夢……對！就是擾人清夢！不只我這麼想，大夥兒都是這麼想的……」

她本想找人幫腔，連忙回頭望去，怎料街上空蕩蕩的，剛剛笑著推她過來的婆婆媽媽們跑得一個都不剩，這讓她更是不知所措，只能呆站在那兒，一時之間，她只覺得連被颳起的落葉都在嘲笑她的愚蠢。

過了好一會兒，許櫻兒的心緒才平定下來，鼓起勇氣抬頭看向胡靖惟，至少她要把人家的門口給清乾淨。

可是在她打算故作無事的把話題繞到清理地板這件事情上頭之前，落腮鬍男人搶先一步，用那勾引人犯罪的聲音，平靜地問道：「妳呢？也吵到妳了？」

她先是一愣，但還是老實地點點頭。「是有那麼一點……」

「明天開始，我會讓他們把豬殺好再送過來。」他說得彷彿這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能有這麼一個通情達理的鄰居，總歸是好的，許櫻兒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那……那真是麻煩了，對了，我趕緊把地上清一清吧，你這裡可是要做生意的地方，讓我這麼一弄，客人都不敢上門了。」說著，她想先回家去拿自家的掃帚，但又覺得就這樣轉身離開像是要逃避責任，連忙又轉過身來解釋道：「我就住在隔壁，我……」

落腮鬍男人眼神複雜的瞅著她，低聲道：「我知道。」

她眨了眨眼，她似乎從他的眼裡看出了一絲絲的激動？但這怎麼可能呢，她不過是個拖家帶口的小寡婦，有什麼好讓他激動的？

「也是，我來你的鋪子買過兩回肉呢！」雖然她買的是五花肉，但眼睛看的一直是腱子肉。

見他不答腔，許櫻兒只好尷尬地又笑了笑，然後指指自家門口。「那我回去拿個掃帚就來。」

他依舊沒有說話，看著她小跑步回自己家去。

她不知道胡靖惟在她轉身離去後，摸了摸自己的臉，不解的嘟囔道：「居然真沒認出來，不過就多了一把大鬍子，怎麼就認不出自個兒的夫君了……」

難不成他的偽裝真的這麼成功？胡靖惟皺著眉，心中的複雜難以言喻。

許櫻兒拿著掃帚出來，小心地偷覷了胡靖惟一眼，開始打掃，心裡卻忍不住暗忖，怎麼她不過回去拿個掃帚，他的臉色就變得更難看了，難不成他是嫌棄她動作太慢了？

「拿來。」

就在她胡思亂想之際，胡靖惟的沙啞嗓音猛地從她頭上傳來，讓她嚇了一跳，而且兩人站得更近一些，她更深刻感受到彼此間的身高差距，那種小鳥依人的感覺……讓她覺得新鮮又忍不住心臟怦怦跳。

許櫻兒也不知道她到底回答了什麼，總之，等她回過神來時，掃帚已經在他手中了。

剛剛她拿起來有點難以揮灑的掃帚，在他的大掌裡看起來就像個玩具。

他的動作很快，一下子就把那些髒汗都處理好了，甚至還幫她把掃帚拿回家門口放好，或許是為了避嫌，他沒把東西拿進院子裡。

兩個人就這麼安靜的站在許櫻兒的家門前，她再一次感到尷尬，總覺得應該說些什麼，卻遲遲開不了口，就在她以為這樣的沉默會持續到天荒地老的時候，他終於開口了——

「以後，想吃肉了就來找我。」

她見他說完後轉身就走，她的心中宛如有萬匹草泥馬奔騰呼嘯而過。

可能是她耳朵的使用方法有誤，要不然怎麼會聽到這麼奇妙的一句話呢？

她哭笑不得的想，他應該不是想用豬肉這麼有誠意的東西來勾搭她吧？

許櫻兒最終還是頂著胡老夫人的壓力，打算做點小生意來支持開銷了。

之前老夫人怕小孫子放下了學業，所以託她買了文房四寶和一些書冊。在現代，讀書其實也不算是一個低成本的事，更不用說在古代了，光一本《論語》和文房四寶，都還只是挑中下等的買，就花了她一兩多的銀子，而這還不是盡頭，因為筆墨紙三樣要源源不斷的供應，這就是一筆不算小的開銷了。接著就是她請了大夫確認自己真有了三個多月、快四個月的身孕，等於再過幾個月，家裡又要多一張嘴，不管是吃穿還是其他用品又都是一筆開銷。許櫻兒一筆筆的算給胡老夫人看，這才說服了胡老夫人，讓她先做點小生意試試水。

胡老夫人能夠退讓到這一步，許櫻兒已經很滿意了，說實在話，要是沒有肚子裡的那塊肉，就是這一點退讓還不知道得要磨多久呢！

她其實也是可以體會老夫人現在的心情，畢竟她也曾經歷過突然失去的痛苦，那時候只想要牢牢地抓住自己能夠抓住的，當成是救贖的稻草。

只是體會歸體會，日子還是要過下去，這一點悲秋傷春的情緒不過一會兒就讓許櫻兒給扔到腦後了，因為胡老夫人說實在的也幫不上什麼忙，所以確定要開店後，幾乎都是許櫻兒一個人跑前跑後的張羅著。

種種事情一忙，家裡頭許多雜事就不免要抽時間去做，尤其院子裡沒有井，幾乎每天早上她都要去共用的井邊挑兩大水缸的水回來，就算她有的是力氣，但是來來回回這樣走上好幾趟，也讓她在最後一趟的時候，忍不住臉色發白的站在井邊休息。

不是她不想坐下，而是本來就是強撐著一口氣不散才能挺著，要是這時候坐下來，那一口氣散了，她還能不能爬得起來都是兩說。

許櫻兒覺得自己可能是穿越過來最倒楣的人了，人家穿越當寡婦起碼還沒什麼牽掛，她卻是一來就當個寡婦不說，上有奶奶壓陣，下面拖著小叔子，肚子裡還揣了一個。

娘家不能依靠，死去的丈夫還攤上通敵叛國的罪名，她幾乎已經可以看見對於未來的美好期待碎成了片片。

休息得差不多了，她下意識地摸了摸肚子，慶幸自己穿過來後有刻意補身子，要不然這孩子早給折騰掉了。

許櫻兒拿著扁擔挑起水桶，嘿呦一聲，彎腰剛把扁擔往肩上放，怎料肩上卻突然一輕，隨之一聲冷喝傳來——

「妳這是在做什麼？！」